

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

賀知章 蕭穎士 李仙人 何諷 黃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

賀知章

賀知章，西京宣平坊有宅。對門有小板門，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。積五六年，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，亦不見家屬。詢問里巷，皆雲是西市賣錢貫王老，更無他業。察其非凡也，常因暇日造之。老人迎接甚恭謹，唯有童子為所使耳。賀則問其業。老人隨意回答。因與往來，漸加禮敬，言論漸密，遂雲善黃白之術。賀素信重，願接事之。後與夫人持一明珠，自云在鄉日得此珠，保惜多時，特上老人，求說道法。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，令市餅來。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，遂延賀。賀私念寶珠特（明抄本「特」作「持」）以輕用，意甚不快。老人曰：「夫道者可以心得，豈在力爭；慳惜未止，術無由成。當須深山窮谷，勤求致之，非市朝所授也。」賀意頗悟，謝之而去。數日失老人所在。賀因求致仕，入道還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蕭穎士

功曹蕭穎士。常密游。於陳留逆旅。方食之次，忽見老翁，須鬢皓然，眉目尤異。至門，目蕭久之，微有歎息，又似相識。蕭疑其意，遂起揖問。老人曰：「觀郎君狀貌，有似一人，不覺愴然耳。」蕭問似何人。老人曰：「郎君一似齊鄱陽王。」王即蕭八代祖。遂驚問曰：「王即某八代祖，因何識之？」老人泣曰：「某姓左，昔為都〔鄱〕陽書佐，偏蒙寵遇。遭李明之難，遂爾逃亡，苟免患耳。因入山修道，遂得度世。適驚郎君，乃不知是王孫也。」遂相與泣。蕭敬異之，問其年，乃三百二十七年矣。良久乃別。今在灊山，時出人間。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李仙人

洛陽高五娘者，美於色，再嫁李仙人。李仙人即天上謫仙也，自與高氏結好，恒居洛陽，以黃白自業。高氏能傳其法。開元末，高李之睦，已五六載。後一夕五鼓後，聞空中呼李一聲。披衣出門，語畢，還謂高氏曰：「我天仙也。頃以微罪，譴在人間耳。今責盡，天上所由來喚。既不得住，多年纏繞，能不愴然。我去之後，君宜以黃白自給，慎勿傳人，不得為人廣有點煉，非特損汝，亦恐尚不利前人。」言訖飛去。高氏初依其言。後賣銀居多，為坊司所告。時河南少尹李齊知其事，釋而不問，密使人召之，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。李以轉聞朝要。不一年，李及高皆卒。時人以為天罰焉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何諷

唐建中末，書生何諷，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，讀之。卷中得發卷，規四寸，如環無端。諷因絕之，斷處兩頭滴水升餘，燒之作發氣。諷嘗言於道者，道者曰：「吁！君固俗骨，遇此不能羽化，命也。據仙經曰：「蠹魚三食神仙字，則化為此物，名曰脈望；夜以燐映當天中星，星使立降。可求還丹，取此水和而服之，即時換骨上升。」因取古書閱之，數處蠹漏，尋義讀之，皆神仙字。諷方歎伏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黃尊師

黃尊師居茅山，道術精妙。有販薪者，於巖洞間得古書十數紙，自謂仙書，因詣黃君，懇請師事。黃君納其書，不語，日遣斲柴五十束，稍遲並數不足，呵罵及捶擊之，亦無怨色。一日，可兩道士於山石上棋，看之不覺日暮，遂空返。黃生大怒罵叱，杖二十，問其故。乃具言之。曰：「深山無人，何處得有棋道士？果是謾語。」遂叩頭曰：「實，明日便捉來。」及去，又見棋次，乃佯前看，因而擒捉。二道士並局，騰於室中上高樹。唯得棋子數枚。道士笑謂曰：「傳語仙師，從與受卻法策。」因以棋子歸，悉言其事。黃公大笑，乃遣沐浴，盡傳法策。受訖辭去，不知其終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裴老

唐大歷中，有王員外好道術，雖居朝列，布衣山客，日與周旋。一旦道侶數人在廳事，王君方甚談諧拊掌，會除函裴老，攜穢具至王君給使。因聞諸客言，竊笑之。王君僕使皆怪。少頃，裴老受傭事畢，王君將登函，遇於戶內。整衣，似有所白。因問何事。漸前曰：「員外大好道。」王驚曰「某實留心於此。」曰：「知員外酷好，然無所遇。適廳中兩客，大是凡流，但誑員外希酒食耳。」王君竦異良久。其妻呼罵曰：「身為朝官，乃與此穢漢結交，遣人逐之。」王君曰：「天真道流，不擇所處。」裴老請去。王君懇邀從容。久方許諾。曰：「明日來得否？」曰：「不得，外後日來。」至期，王君潔淨別室以候。妻呼曰：「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！」王君曰：「尚懼不肯顧我。」少頃至，布袍曳杖，頗有隱逸之風。王君坐語，茶酒更進。裴老清言間發，殊無荷穢之姿狀。曰：「員外非真好道，乃是愛藥耳。亦有少分。某既來，莫要炉火之驗否？」王君叩頭曰：「小生酷嗜，不敢便有祈請。」裴指鐵盒可二斤餘，曰：「員外剩取火至，以盒分兩片，置於其中，復以火覆之。」須臾色赤，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，取藥兩丸，如麻粟，除少炭，捻散盒上，卻堆火燒之。食頃，裴老曰：「成矣。」令王君僕使之壯者，以火箸持出，擲於地。逡巡，乃上上金盒矣，色如雞冠。王君降階再拜，叩頭陳謝。裴老曰：「此金一兩，敵常者三兩，然員外不用留，轉將佈施也。」別去曰：「從此亦無復來矣。」王君拜乞曰：「末學俗士，願瀝丹懇，須至仙伯山居中，具起居禮。」裴老曰：「何用此。」乃約更三日，於蘭陵坊西大菜園相覓。王君亦復及期往，至則果見小門，扣之，黃頭奴出問曰：「莫是王員外否？」遂將一胡床來，令於中門外坐。少頃引入，有小堂甚清淨，裴老道服降階。侍女童十人，皆有姿色。延上勞問，風儀質狀，並與前時不同，若四十餘人矣。茶酒果實甚珍異，屋室嚴潔，服用精華。至晚王君去，裴老送出門。旬日復來，其宅已為他人所賃，裴老不知所去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李虞

信州李員外虞，嘗與秀才楊稜游華山，窮搜岩谷。時李公未仕，及楊君俱有棲遁之志，每遇幽賞，即吟詠移時。俄至一小洞，巉高數尺，不三四步，甚高，路極平易。二人欲窮其跡，約行四五里，擬回又不可，且相勉而進。更二三里，稍明。少頃至洞口。時已申西之際，川岩草樹，不似人間，亦有耕者。耕者睹二人頗有驚異，曰：「郎君何得到此？」乃具言之。更二里餘，有佛堂，數人方飲茶次。李公等因往求宿。內一人曰：「須報洞主。」遂逡見有紫衣，乘小馬，從者四五，呵路而至，拜起甚雅，曰：「得到此何也？」一個備述曰：「此處偏陋，請至某居處。」遂同步而往，到一府署，多竹堂，屋坐甚潔，人皆數子。因問其地，

子華，逢亂避世，遇仙侶，居此已數百年矣。」因止宿，飲饌皆甚精豐，內有駝芋，其狀如牛。晝夜論語，因問朝廷之事。留連累日，各遺銀器數事，遣使者導之而返。曰：「此可隱逸，頗能住否。」二子色難。子華笑，執手而別，且請無漏於人。後楊君復往尋其洞穴，不可見矣。楊君改名儉，官至御史，謫番禺而卒。李公終亦流蕩，真仙靈境，非所實好，不可依名而往之也。後君子誠之哉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夏侯隱者

夏侯隱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大中末，游茅山天台間，常攜布囊竹杖而已。飲食同常人，而獨居一室，不雜於眾。或露宿壇中，草間樹下，人窺覘之，但見雲氣蓊鬱，不見其身。每游三五十里，登山渡水，而閉目善睡，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，而步不差跌，足無蹶礙，至所止即覺，時號作睡仙。後不知所終。（出《神仙拾遺傳》）

權同休

秀才權同休，元和中落第，旅遊蘇湖間。遇疾貧窘。走使者本村墅人，顧已一年矣。疾中思甘豆湯，令其市甘草。顧者久而不去，但具湯火來。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，復見折樹枝盈握，仍再三搓之，微近火上，忽成甘草。秀才心大異之，且意必道者。良久，取粗沙數壞，掇捋已成豆矣。及湯成，與常無異。疾亦漸差。秀才謂曰：「予貧迫若此，無以寸進，因褫垢衣授之，可以此辦少酒肉。將會村老，丐少道路資也。」顧者微笑曰：「此固不足辦，某當營之。」乃斲一枯桑樹，成數筐紮，聚於盤上，嘆之，遂成牛肉。復汲數瓶水，傾之，乃旨酒也。村老皆醉飽。獲束縑五十。秀才慚謝顧者曰：「某本驕稚，不識道者，今返請為僕。」顧者曰：「予固異人，有少失，謫於下賤，合役於秀才，若限不足，復須力於他人，請秀才勿變常，庶卒某事也。」秀才雖諾之，每呼指，色上面戚戚不安。顧者乃辭曰：「秀才若此，果妨某事也。」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，且言萬物皆可化者，唯淤泥中朱漆箸及發，藥力不能化。因不知所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